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

水 滸 传

(上)

原著 (明) 施耐庵

缩编 铁 周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

策 划 禅苑工作室

主 编 李淑捷

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

编 委 (排名不分先后)

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

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

吴献良 张亚琴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

水 浒 传

原著 (明)施耐庵 缩编 铁 周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海阳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650千字

1996年5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8001—12000册

ISBN 7-5329-1342-2

I·1180 定价:38.00元(全十册)

目 录

第 一 回	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	(1)
第 二 回	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	(7)
第 三 回	鲁智深剃度五台山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	(19)
第 四 回	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	(29)
第 五 回	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豹子头雪夜上梁山	(34)
第 六 回	汴京城杨志卖刀 青面兽北京斗武	(41)
第 七 回	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吴学究智取生辰纲	(47)
第 八 回	两英雄落草二龙山 及时雨私放晁天王	(57)
第 九 回	梁山义士尊晁盖 宋江怒杀阎婆惜	(65)

- 第 十 回 英雄打虎景阳冈
武松斗杀西门庆 (70)
- 第 十 一 回 施恩义夺快活林
武松醉打蒋门神 (77)
- 第 十 二 回 武松大闹飞云浦
行者醉打独火星 (85)
- 第 十 三 回 锦毛虎义释及时雨
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(91)
- 第 十 四 回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(100)
- 第 十 五 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
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(104)
- 第 十 六 回 梁山好汉劫法场
宋江智取无为军 (114)
- 第 十 七 回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(120)
- 第 十 八 回 石秀智杀裴如海
杨雄大闹翠屏山 (133)
- 第 十 九 回 众好汉登州大劫牢
梁山泊三打祝家庄 (137)
- 第 二 十 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
众虎同心归水泊 (150)
- 第二十一回 曾头市中箭晁盖归天
梁山泊举哀宋江继位 (162)

第二十二回	吴用智赚玉麒麟 燕青箭救卢俊义	(167)
第二十三回	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	(184)

第一回

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嘉祐三年春天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，奏折像雪片似的申奏上来。且说东京城里城外，军民死其大半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。专要祈祷，禳谢瘟疫。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

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民不聊生，伤损军民多矣。伏望陛下，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所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。复会百官，众皆计议。这时，参知政事范仲淹奏道：“依臣子愚见，恐怕只有宣召张天师到京师，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或能解救天下百姓的灾难。”

天子点头应允，立刻叫翰林院起诏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附了御香一炷，命令殿前太尉洪信，星夜前往江西信州的龙虎山，请张天师来朝廷禳除瘟疫。

洪太尉领了圣敕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随从数十人，

离开了京师的南门，马不停蹄地奔向信州的贵溪县。整整走了三天两夜，才到了信州。当地的大小官员听说了都到城郭外列队迎接，并且急忙派人通知龙虎山上清宫主持道人，准备接诏。

次日，众官同送太尉来到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

洪太尉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这代祖师号曰‘虚靖天师’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，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太尉，这代祖师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清高自在，倦惹凡尘。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，不常下山。贫道等也常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！”太尉道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当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，赍捧御书丹诏，亲奉龙香，来请天师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朝廷天子要救万民，只要太尉有一点志诚心，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礼拜，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能得见。”太尉听说便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！既然这样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斋供，请太尉起来，香汤沐浴，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人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

宝号，纵步上山而来。

这洪太尉独自一个，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公子，在京师时重裯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哪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从那松树背后传来奔雷似的一声吼，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

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会，忽地往后山坡下跳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好似斗败的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，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窜出一条吊桶大小、雪花似的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

那条大蛇竟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毒气在洪太尉脸上，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会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粟子比饅飣儿大小。口里骂那道士：“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，并衣服巾帨，却待再要上

山去。正欲移步，只听得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转出山凹来。

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：‘朝中今上仁宗天子，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？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吩咐他，一定是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的苦，险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，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就将途中所遇详说了一遍。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。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獠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非同小可，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。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真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但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、道众，并提点、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，许多人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，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原来三清宫的建筑雄伟极

了，左边廊下有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；右边廊下有太书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。太尉把诸殿都一一参观了，走到了右廊的尽头，突然发现了一座殿宇，建造的十分奇特。四围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的两扇朱红色大门上，挂着一道胳膊般粗的锁，门缝上交叉地贴着十数道封皮。封皮上都是重重叠叠的朱印。檐前悬着一面朱红金字的牌额，上书“伏魔之殿”四个金字。太尉好奇，指着门问：“这是什么殿？”“这是前代老天师镇锁魔王之殿。”真人答。“那上面为什么贴了这么多封皮？”太尉又问。

“喔！据说从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开始，以后每传一代天师，都亲手添上一道封皮，使子子孙孙不得妄开。否则，走了魔王，十分厉害。到现在已经传了八九代，没一个敢开，于是就用铜汁灌到锁里，把它铸死了。如今，谁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形。小道在这里主持，已经三十多年，也只是听闻而已。”真人答。

洪太尉听了，反而觉得更为好奇，加上受了山上的几番折磨，胆子反而壮了，就斥令随从说：“你们替我快把门打开，我倒看看魔王是什么模样！”真人一听，不觉慌了，扑通一声，跪在地上，说：“大人千万不得！先祖天师一再叮咛，今后任何人不得擅开。”太尉笑着说：“又是一派胡言。分明是你们想故弄玄虚，煽惑百姓，故意安排这种地方，假称锁着魔王，来显耀你们的道术。我就是不信，快快替我打开。”“这个殿门开不得呀！开不得呀！否则让魔王伤害了百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真人挡住了殿门，不停地叫着。这时太尉像着了魔似地，突然大怒，指着真人大骂：“你们若不打开给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阻挡宣诏，违逆圣旨，故意不让我会面天师。再奏你们私设魔殿，蛊惑军民，看你们谁担当得起。”

主持真人畏于太尉的权势，只得叫来几个火工，用铁椎把锁打烂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伸手去撕那殿门上贴着的封皮。太尉飞起一脚踢在门上，“嘣”的一声，殿门开时落下一阵尘土。

大家一起走进门里，黑漆漆不见一物。太尉叫随从拿了十几个火把点燃，四处一照，竟空无一物。只看见在屋子中央竖着一个石碣，大约在五六尺高，下面是一双石龟趺坐，大半已经隐在泥里。太尉用火把一照，看到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录，没人认得。照到那背后时，却看到凿着四个真书大字——“遇洪而开”。

洪太尉看到这四个大字时，不禁大喜。就说：“你们前时一再阻挡我打开门，而数百年前就已经把我的姓铸在这里。所谓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叫我来开么！还不快快替我把石碣掘起，好见魔王！”

十几个从人，高举起锄头、铁锹，就待要掘，主持真人发了疯似地奔到前面，把石碣抱住。嘴上叫着说：“掘不得！掘不得！万一走了魔王，恐会伤人。”太尉这时哪里肯听，大叫一声：“滚开！”十几个随从拿着锄头、铁锹一齐上，先把石碣放倒，再掘石龟，大约花了一盏茶时间，才把石龟掘出，再掘下去，不到三四尺深，见那石板底下，竟是一个万丈深穴。当众人都伸长脖子，探头往下望时，突然听到由穴传来“刮刺刺”一阵巨响，只见一团黑烟从穴里翻滚上来，掀塌了半座殿角。那股黑气直冲到半天高，散成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射去。

大家一时都放声大叫，丢了锄头、铁锹，争往殿外跑，翻的翻，滚的滚，都挤做一堆。洪太尉更是吓得面如死灰，正要往廊阶下跑时，一回头和主持真人撞个满怀，跌做一团。太尉伸手一把抓住真人衣襟，颤抖地说：“这跑的是什么妖魔？”真人叹

口气说：“唉！天数啊！天数！太尉有所不知，当初老祖天师，在此镇住了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零八个魔王。如今跑了，必会扰乱下方生灵，伤害百姓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？”

太尉听罢，浑身冒了一阵冷汗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急急收拾行李，星夜赶回京城去了。

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：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

第 二 回

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且说东京开封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踢得一脚好气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。后来发迹，便将那字去了毛旁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颇能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后被人荐到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于是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高俅就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吩咐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

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种浮浪子弟门风，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。更兼琴棋书画，儒释道教，无所不通。踢■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，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，将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送到了端王府。这时，端王正和三五个小黄门，相伴着蹴气■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此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该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那个气■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不着，从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■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还端王。端王大喜，于是将高俅留在了府中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就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遇端王后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。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抬举你，但有边功，方可升迁。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升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

且说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，选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官吏衙将，都军禁军，马步人等，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，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。此人即系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！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，捉拿王进。

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。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：“如今高殿帅来上任，点你不着。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，现有病患状在官。高殿帅焦躁，哪里肯信，定要拿

你，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。若还不去，定连累众人，小人也有罪犯。”王进听罢，只得捱着病来，进得殿帅府前，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，起来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这厮！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有什么武艺！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我，不伏俺点视！你托谁的势力，推病在家安闲快乐！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其实患病未痊。”高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！你既害病，如何来得？”王进又告道：“高太尉呼唤安敢不来。”高殿帅大怒，喝令左右，教拿下王进，“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：“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，权免此人这一次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且看众将之面，饶恕你今日之犯，明日却和你理会！”

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。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！俺道是甚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。以前他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将息不起。有此之仇，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，我不想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俺如何与他争得！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。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只恐没处走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要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，多有曾到京师，爱儿子使枪棒的极多。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娘儿两个商议定了。当夜子母二人，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，做一担儿打挟了；又装两个料袋袱驼，拴在马上，等到五更天色未明，王进扶娘上了马，出了西

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，自离了东京，在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一月有余。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着：“天可怜见，惭愧了我子母两个，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。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。”子母两个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。正在发愁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儿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子母二人，贪行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。欲投贵庄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依例拜纳房金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庄客道：“待我去问庄主太公，肯时但歇不妨。”庄客入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教你两个进来。”王进请娘下了马。王进挑着担儿，就牵了马，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，歇下担儿，把马拴在柳树上。母子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王进见了太公便拜。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不要多礼，你们路上辛苦，快坐下歇息。”王进母子二人坐定，太公便问：“你们从哪里而来？为何这么晚来到这里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因做买卖赔了本钱，如今要到延安府投奔亲戚。没想到错过了旅店，只得在太公庄求住一宿，明早便走。”这太公忙叫人安排母子二人食宿。

第二天，天已大亮，还不见他二人起床，太公便叫道：“天亮了，可以起床了。”王进忙出来向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早起了，只是老母亲昨日一路劳累，晚上心疼病犯了。”太公道：“既

是这样，客人不要烦恼，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些日子，我有治心疼病的药方，叫庄客去抓药来与你母亲吃，慢慢休息就会好的。”王进谢了。

王进母子在庄上住了六七天，老母的病已痊愈，王进收拾了要走。这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有一个人光着上身，刺着一身青龙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正拿条棒在那里练武。王进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觉脱口说道：“这棒使得不错。只是还有漏洞，赢不得真正的好汉。”那后生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俺经过了七八个名师的指点，我就不信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比试么？”

话没说完，太公来到，说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这家伙笑话我的棒法。”太公问道：“客人莫不是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倒是会一些。请问这后生是府上什么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是宅里的小官人，如果爱学，小人可以指点他。”太公道：“那太好了。”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哪里肯拜，心中越发愤怒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怕的不算好汉。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有心教小儿，就和他比试一下也没关系。”王进笑道：“我恐怕冲撞了令郎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没关系，就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

王进道：“恕我无礼。”去架上拿了一条棒抓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。那后生拿着棒直朝王进打过来。王进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紧赶过来。王进回身，将棒从上劈了下来，那后生用棒来挡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往那后生怀里掬过来，那后生的棒一下子丢在一边，人也往后倒下。王进赶忙上前扶住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了起来，便去旁边搬了一条凳，请王进坐下，便拜道：“我经过了许多师父指点，原来半分不值。师父，没办法，只得向您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你家打扰，理当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叫那后生穿好衣服，一同到后堂坐下。叫庄客杀了一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请王进的母亲一同入席。太公劝了一会儿酒，说道：“师父武艺如此高强，必定是个教头，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不姓张，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因为惹恼了新任的高太尉，只得母子二人逃往延安府，去投老种经略相公处找个差事。没想到在这里受到二位如此款待。既然令郎肯学，小人一定尽力奉教。”太公见这样说，便道：“我儿，可认输了？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

太公这才向王进讲述道：“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。这村叫做史家村，村中有三四百家，都姓史。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使枪舞棒，把他母亲气死了，老汉只得随他性子。不知花了多少钱请师父教他，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，共有九条龙，满县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。教头今日到这里能成全了他，老汉必定重重酬谢。”自此，史太公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。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

这史太公在华阴县当里正，王进每日在庄内教史进武艺，过了半年多，史进的武艺大有长进、学得精熟了。王进想：这里虽好，时间长了不行，还是要去延安府。史进哪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师父就在我家住吧，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！”王进道：“贤弟，多蒙你的好心，在这里虽然很好，只怕那高太尉追捕到来，连累了你。我一心去延安府，投奔老种经略处做事，那